

20世纪外国文学论集

一部涵盖东西方 涉猎广泛
展示外国文学
研究成果的论文集

边国恩◎主编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 世纪外国文学论集

主 编 边国恩
副主编 朱红素 曹梦禾
史锦秀 胡吉省
宋 丹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泰戈尔与传统文化

邹节成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近代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几乎涉足文学艺术的每一个领域,多方面地显示出他那杰出的才华,其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贡献也是巨大的。纵观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我们不难发现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泰戈尔与印度的传统文化的联系。泰戈尔深深植根于印度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吸取了传统文化的养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创作上,都受到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认真研究泰戈尔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泰戈尔的思想和创作,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也是极其必要的。

—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悠久的历史中,印度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泰戈尔生于印度孟加拉首府加尔各答,他的家庭属于商人兼上层地主阶级。泰戈尔出生的时候,加尔各答不仅成为印度政治、经济的中心,而且成为印度文化的中心。而泰戈尔的家庭则是这个文化中心的据点之一,既充满浓郁的传统的气氛,又具有西方近代文化的特色。这种家庭环境对于诗人的成长十分有益,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社会的、阶级的、家庭的影响,泰戈尔从小就接触到了印度的传统文化,吸取了印度民族文化的养分。从他的诗歌、小说、戏剧创作,可以明显地看到作者与印度传统文化之间这种千丝万

缕的密切联系。

泰戈尔首先是以诗歌创作著称于世的。印度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称他为“诗圣”。他的诗歌继承了古代梵文和孟加拉民间诗歌的优良传统,从历史悠久的印度古典诗歌、历史文献和民间文学吸取了充足的养分。

泰戈尔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创作的《故事诗》,全部取材于印度的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按照题材分,其故事诗有印度教故事,如《婆罗门》、《不忠实的丈夫》、《点金石》等;有佛教故事,如《无上布施》、《供养女》、《价格的添增》、《比丘尼》等;还有锡克教故事、拉其斯坦故事和马塔拉故事,如《被俘的英雄》、《更多的给予》、《辛宾德·辛格》、《婚礼》等。它们分别取材于年代记或民间传说。一些印度人民世代相传的故事,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和再创造,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

20 世纪以后,泰戈尔创作了大量的散文诗。其中有从孟加拉格律诗选译成英文的散文诗集,如《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等;也有用孟加拉文写成的散文诗集,如《随想集》、《再次集》、《黑牛集》等。他的散文诗全都植根于印度民族艺术的土壤之上,都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古典梵文诗歌和孟加拉诗歌)中吸取养料。下面仅以散文诗集代表作《吉檀迦利》为例说明之。题名《吉檀迦利》,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是“献歌”的意思。它是一部宗教抒情散文诗集,表现了印度宗教哲学的特定内容。诗人在《吉檀迦利》中所表现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奥义书》。诗人在《吉檀迦利》中所颂之神,有如《奥义书》中之梵,表象极多,变化万千。诗中之神与《奥义书》中之梵,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和无所不在的精神本体。神即是梵,梵即是神,二者内外机制是相同的。《吉檀迦利》在世界文坛闪耀着迷人的光彩,与诗人以《奥义书》中摄取了印度传统文化之精华不无关系。

在小说创作方面,泰戈尔同样受到了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驰名世界的印度民间故事集《五卷书》,印度的古典小说,孟加拉近代文学创始人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小说创作,均对他有

所启迪。泰戈尔少年时代喜欢阅读查特吉创办的孟加拉语杂志《孟加拉之镜》，他几乎每个月都迫不及待地盼它出版，犹如久旱的禾苗渴望得到甘霖一样急切地期望从中吸取养分。

泰戈尔的戏剧创作，在内容上、表现手法上均可看到印度传统文化的因素。从题材上看，他创作的歌剧《瓦尔米基的天才》，取材于印度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诗剧《齐德拉》取材于史诗《摩珂婆罗多》中的插话；剧本《国王和王后》、《牺牲》，取材于印度的历史故事，均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从创作手法上看，泰戈尔的悲剧是宫廷剧、哲理剧和政治剧的结合，这正是印度传统戏剧的结构形式。泰戈尔创作的象征剧想象丰富，感情浓厚，哲理隽永，发人深省，这种重想象的写法也源于印度古代的戏剧传统。泰戈尔还称赞了流动在孟加拉之间的“亚特拉”的歌舞表演，认为这种民族歌舞表演借助想象，沟通了彼此心灵，使“观众和表演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屏障”。很显然，泰戈尔的戏剧创作，也从民间歌舞表演得到了借鉴。

二

泰戈尔是一位富有创造精神的伟大艺术家。他重视创造，提倡革新，能以印度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既继承又发展，既借鉴又创新，从而在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活力，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

在借鉴印度传统文化方面，泰戈尔具有以下特点：

1. 古为今用，根据时代特点和斗争需要，从传统文化中精心选择创作材料。譬如，泰戈尔在19世纪90年代创作的故事诗，便有这一鲜明特点。在印度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民族解放运动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泰戈尔为了唤醒印度人民的民族觉悟，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争勇气，便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民间故事中精心挑选创作题材，写作了《被俘的英雄》、《不屈服的人》等故事诗。一些印度古老的故事，经过泰戈尔的艺术加工和创造，融进了诗人的思想感情，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洋溢着清新的气息，从而

获得了新的生命,恰到好处地为现实的斗争服务。

2. 继承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容,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传统文化中有永恒的东西,也有精神污泥;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泰戈尔对待传统文化,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继承其合理内容,摒弃其消极因素。这从他对待印度传统的美学理论——情味学,可窥一斑。印度古代的情味论有合理的内容,它肯定“味”原于外部世界的“情”,即文艺作品的情调来源于现实生活。但传统的情味论也有消极的一面,它提倡文艺创作概念化、程式化,这无疑妨碍了创作的自由发展。泰戈尔是印度古代情味学的继承者,他接受情味学的积极因素,特别重视文学创作中的“情味”,也多次谈到“情味”与实践的关系。与此同时,泰戈尔扬弃了情味论的消极因素,他在谈到情味创作时,根本没有谈到概念化、程式化的内容,说明他对于传统美学理论中的唯心东西,进行了否定,更不为它所束缚。

3. 在继承印度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革新、发展、前进。譬如泰戈尔创作中的泛神论思想,既继承了印度古代文化的传统,又有所革新、发展。印度传统的泛神论主张“虔诚”、“修炼”、“梵我合一”,它要引导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超脱。究其实质,传统的泛神论思想是“出世”的。泰戈尔继承了印度的这一传统,在《吉檀迦利》等作品中宣扬了泛神论思想,他也是主张“虔诚”、“修炼”、“梵我合一”的。但泰戈尔在继承泛神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创造。他热爱生活,反对苦修苦练,歌颂爱情,渴望和追求自由,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泰戈尔的抒情散文诗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生活的气息,他所表达的泛神论思想主导是积极的,“入世”的。可见泰戈尔既吸取前人的成果,又有所扬弃。

三

泰戈尔在对待印度的传统文化方面,总的说来,态度是积极的、正确的,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作家,由于时代、阶级、家庭、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他身上必然存在

一些唯心主义的思想,因而也必不可免地会接受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消极的东西,或者受到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思想的影响。

譬如在妇女问题上,印度的传统文化就对泰戈尔产生了负面影响。他在主张妇女解放的同时,却又保留着封建的夫权思想,甚至赞赏妇女对丈夫崇拜绝对忠诚。在短篇小说《得救了》中,女人公谷瑞对丈夫愚忠,在丈夫中风去世后,她竟然服毒自尽,以身殉夫。对于谷瑞这位所谓的“烈妇”,泰戈尔则赞不绝口。在长篇小说《沉船》中,女主人公卡玛娜脱离了苦海之后,却又心甘情愿地戴上夫权的枷锁。对于卡玛娜这种俯首贴耳拜倒在丈夫脚下的妇女,泰戈尔却给予了诗意的美化和热情的赞扬。上述例子都表明泰戈尔受到了印度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在他的思想中掺杂了封建的落后的东西。这是他思想和创作中的局限性,也是我们在研究泰戈尔时不应回避和忽视的。

四

在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泰戈尔之所以难能可贵,除了他能坚持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外,还与他能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泰戈尔认为,正是外来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加尔各答由一个无人问津的不文明荒村,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城镇;使孟加拉的文学由狭隘的地方性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迅猛发展成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世界性文学。

为了吸取西文文化的精华,泰戈尔从青年时候起,就如饥似渴也学习西方文化。他认真学习过但丁、海涅、歌德的作品,尝试创作了西方十四行诗体的现代诗。他特别喜欢西方的散文诗,从1912年起,兴趣盎然地将自己几部孟加拉文诗集译成英文散文诗。诗人也弃了孟加拉诗歌的传统格律,揭去“那方华丽而羞涩的面纱”,创作出清新、质朴的东文散文诗,不仅开拓了印度现代诗歌的新纪元,而且令西方世界赞叹不已。

泰戈尔坚持继承印度的传统文化,深深地扎根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与此同时,他并不划地为牢,固步自封,而是积极吸

取西方文化的充足的养分,创作出了《吉檀迦利》等闪耀着迷人光彩内伟大作品,从而获取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使东方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无愧色。

(作者单位:江西吉安师专中文系)

泰戈尔及其创作浅议

车力格尔

泰戈尔是印度近代史上的一位举世闻名的诗人、画家、音乐家,他用自己的“博爱”和“心中神灵”哺育了一枝鲜艳馥郁的诗葩并深深插在“孟加拉泥土”之上,使这位“人类的儿童”“天堂的使者”在近、现代世界文坛里用诗的芳香迷醉了世界,同时,又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永不磨灭的丰碑。

一、苦难的祖国命运造就了他爱国主义情感和为之奋斗的生涯

泰戈尔 1861 年 5 月 7 日出生于孟加拉首府加尔各答市,逝世于 1941 年 8 月 6 日。就在他诞生前 3 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宣布正式“接管”印度,诗人逝世后的第 6 年印度方才独立。英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和印度腐败无能的傀儡封建势力的压迫,泡烙了诗人的一生。推翻野蛮的黑暗统治,改变悲惨的民族命运成了印度人民首先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印度人民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觉醒,到中期掀起了反殖、反帝、反封建的宗教改革、文学革命和民族主义“三大运动”,泰戈尔的父亲是当时领导宗教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家庭成员差不多全部投入了这“三大运动”中。这样的环境使幼小的泰戈尔深受启发和影响,特别是他父亲的民族主义思想潜移默化到他的身上,再加上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与艺术空气弥漫的书香之家”熏陶了他,芬芳的“孟加拉泥土”开始塑造他,使他逐渐认识和了解苦难的祖国命运,渴求祖国和人民能够摆脱黑暗。于是,天生具有诗才的“心灵之歌”变成了一行行诗句,在不断高涨的人民运动中写出了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统治,要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爱国诗篇。如 1875 年 14 岁

时发表了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徒庙会》深受人民的赞誉,1877年16岁时出版了长诗《野花》登上印度文坛,1880年19岁时厌恶当时英政府对祖国采取的殖民政策,公然抛弃了在伦敦深造的机会,提前回国寻求“通向祖国的幸运道路”。仅20岁的泰戈尔是个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爱国主义青年,但此时的诗仅限于描写个人感受,富于浪漫色彩,梦幻多于现实。

1884年,泰戈尔离开了加尔各答市回到桑地尼克坦,管理祖传家业。在这里他才开始真正接触到农民,看到了印度农民生活的贫困,使他逐渐从狭隘的个人天地中走出来,告别了“浪漫梦幻”的昔日,借用悠久文明古国的历史题材,歌颂反侵略、反封建的古代英雄人物,此时泰戈尔开始升华为强烈的民族、民主主义者,把自己的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和创作生涯都推向自己所热爱的整个印度。同时,泰戈尔的创作不仅从内容上积极上进,面向了现实,而且在形式上突破了印度诗歌旧的韵律的束缚,选择了优美、灵秀、能抒发作者“像海一样爱与恨,的散文诗的形式,用清丽、柔美、流利、“富音乐性的孟加拉语言”抒写着诗人的“博爱”。在《缤纷集》中,诗人第一次提到拯救祖国和民族的“生命之神”和自己的哲学思想,成为他伟大一生的闪光的起点。

1905年,英殖民政府阴谋割裂孟加拉省,企图达到分而治之实现吞并的目的。这一阴谋立即引起了印度人民的反抗。诗人以无比的愤怒投身于反殖民主义斗争游行的行列,公开发表演说,揭露和痛斥英殖民政府的阴谋,并谱写了鼓舞人民斗争的爱国诗篇:“我能生在这片土地,因此,我有运气去爱它,我是有福的,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活财富对我就够宝贵的了。”诗人呼唤爱国同胞快快投入火热的斗争,“呼唤船夫割断绳索,放下船去吧”,“拿起你的桨来,我的伙伴……拉起锚来,撑起你的帆来,什么都不要管吧”,还要求先进战士在斗争中要坚强不懈,勇于牺牲,“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号召自己走开了,不幸的你,敞开心怀独自发言吧;如果他人穿过旷野时自己走开,背弃了你,呵,不幸的你,把荆棘踩在脚底,沿着血迹独自前进吧;如果

当风暴惊扰之夜他们不举起灯来，呵，不幸的你用痛苦的雷焰焚烧自己的心再让自己燃烧吧”。这些热情的诗篇洋溢着他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诗人的决心和英雄的行为。这一时期，诗人不再借用历史题材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而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直接面对自己的同胞和先进战士，号召和呐喊，使泰戈尔成为为民族和祖国命运前途冲锋陷阵的赤诚的爱国主义战士。诗人已是攻击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战线上的坚强领导者、爱国卫士，亲笔写下了永不磨灭的为自己祖国和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生涯史。

二、终生信仰的“博爱之神”造就了他 国际主义情感和不灭的足迹

1913年至1916年泰戈尔出访英国和美国，先后参加了国内的一些政治活动，并发表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说，表现了他对“民族问题”的探索，强烈谴责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革命运动像春风吹遍中国大地。1930年，他访问苏联，写了著名的《俄国书简》，赞扬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扩大了思想文化交流，开阔了眼界，对新的形势和社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诗人高呼：“我看见了太阳！”“人类有了光明。”1937年，诗人严厉斥责帝国主义掠夺非洲，意大利法西斯侵吞埃塞俄比亚的阴谋，写下了《非洲》一诗，刻画出了被奴役的非洲人民的悲惨形象。1938年，帝国主义列强签署了牺牲捷克的条约后，诗人愤怒而痛苦地写下了《忏悔》一诗寄往捷克首府布拉格的友人，指出强盗们的丑恶吞噬行径。诗人又为日本帝国主义凶残地侵略中国深感不安，当他得知日军在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前竟去佛寺祈祷侵略战争的胜利时，便挥笔写下《敬礼佛院人》一诗，揭露并嘲笑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诗人又在《边沿集》第17、18首中写道：“我向每一个家庭呼吁——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如果你的责任对你发出召唤，安详而从容地献出自己的一切，全然无所畏惧，在坚决的斗争中证

实自己的刚毅……”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听到了诗人呼吁所有受奴役的人们用暴力反抗侵略者的铿锵有力的声音,看到了诗人维护正义、高举真理大旗,反抗邪恶的金刚怒目的形象,成为为真理和人民解放斗争的讴歌者。

三、优美的“心灵之歌”最终 谱写出了永恒的丰碑

1907 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出现分裂。泰戈尔一方面因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感,极力反对温和派的妥协投降的可耻行为,另一方面因国民大会的不彻底性、无明确纲领和众多教派的激烈争论、分歧,他悲愤地离开了斗争队伍,回到了圣地尼克坦,加上又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社会与家庭的悲惨遭遇,理想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使诗人迷茫了。但是,他没有沉沦下去,在痛苦中没有忘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没有失去对生活和斗争的勇气,始终用一颗崇高的爱国主义之心歌唱着“心灵之歌”。“我生生死死都情愿在印度,不论她如何贫困、悲苦和哀愁,我最爱印度”。“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称你为我的一切”。他不相信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命运永远没有一线希望地悲惨下去,于是在 1912 年至 1916 年间,诗人分别从自己的孟加拉语诗文中辑选用英文翻译出版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吉檀迦利》诗集于 191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把自己的荣誉之冠戴在祖国母亲头上。“诗人无疑是激动的、欢愉的,他高兴的是他的国家的英名被描绘在世界文学的地图上了”。让全世界的人们知道了“印度”这一国家,也让全世界的人们知晓了自己的名姓。然后,他把获得的诺贝尔奖金赠献给博尔普尔附近自己创办的学校(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国际大学),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然而,举世闻名的诗人泰戈尔没有满足,他依着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浓厚情感,“写下了一生创作的纪念碑”即《生辰集》。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斗争升华到了最高点:“一切的压迫者、侵略者必

将随着历史发展消逝成为陈迹,只有劳动者是永生的,是不可战胜的。”“是推进整个世界前进的永恒主人”。又在《劳动者》一诗中说:“他们永远地打着桨,撑着舵;他们在田地里播种、收割,在千百个帝国的废墟上不停地劳动着。”高度赞美了劳动人民的创造价值,同时,希望未来的作家、诗人永远做劳动人民的友人。“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最后,诗人总结自己一生的创作:“我必须羞惭地接受这种责难——我知道我的诗歌虽然传布四方,却没有深入每一个角落。”泰戈尔这些诚恳的自我批评、深深的忏悔,道出了他对劳动人民深厚、真挚的情感,最终成为人民的真正伟大诗人和忠实的奴仆。

泰戈尔的一生是为自己的民族、国家和为受奴役的全世界人民英勇奋斗的一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

(作者单位:内蒙哲盟通辽市莫力庙民族中学)

东西方文化结合的杰作

——《吉檀迦利》新论

邹节成

在印度近代文学史上,泰戈尔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诗人和作家。他的抒情散文诗集《吉檀迦利》于1912年问世后,立即震动了东西方文坛,并使他在次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在解释《吉檀迦利》获奖原因时,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拉尔德·雅奈明确地指出:“由于他诗歌中所表现的高尚目的,也由于他用灿烂的方法把东方思想的美丽与新鲜移植为西洋文学体裁。”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者道出了《吉檀迦利》的突出特征,指出它继承了印度民族的优良传统,表现了美丽而新鲜的东方思想;同时也指出它吸取了西方文化的养料,采用了西方文学的体裁。《吉檀迦利》是“东方思想”与“西方文学体裁”二者的巧妙结合,是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的杰作。

—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是一座诗歌的殿堂,它是建造在印度民族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的特征。

人们乍一看到诗集的题目,总觉得晦涩,神秘,无法理解。其实这个标题是道道地地的印度民族语言。《吉檀迦利》(Gitanjali)是“歌”(Gita)和“献”(Anjali)这两个孟加拉单词组成的一个合成词。“吉檀迦利”是译音,意思是献歌,这一题目可以译成“献歌集”。在诗集中,泰戈尔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要把心中的歌奉献给自己仰慕的神,献给那给他肉体、光明和诗才之神。《吉檀迦利》是一部宗教抒情诗集,而诗集的这种宗教性也是与印度民族的宗教传统息息相关的。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十分浓郁的国家。

自古以来,印度形成了许多教派,宗教思想广泛地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其明显地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从《吉檀迦利》所表达的思想来看,也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特征。诗集表现了泛神论的思想,而这种泛神思想首先来源于印度古老的文化传统,来源于印度古代经典著作《奥义书》、《吠陀》以及印度民族的宗教习俗。

泰戈尔出生在具有浓厚宗教气氛的家庭中,从小受到了《奥义书》的熏陶,后来又亲自选编过《奥义书》的信条。诗人创作《吉檀迦利》,从《奥义书》中吸取了精华,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来:

一是《吉檀迦利》中的神与《奥义书》中的梵一脉相承。在《吉檀迦利》中,泰戈尔虔诚敬慕和热切歌颂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甚至存在于诗人的心灵深处。诗人心目中的神有着种种身份和姓名,时而尊为上帝,时而成为朋友,时而贵为国王,时而变成乞丐,时而是父亲,时而又是孩童。《吉檀迦利》中所赞颂的神就其本质来看,与《奥义书》中的梵是一致的。在《奥义书》中,梵也是无所不在、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是宇宙的最高本质和最高实在。《吉檀迦利》所颂扬的神与《奥义书》中的梵二者表象类似,本质相同,都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和无所不在的精神本体。

二是《吉檀迦利》中所表达的神人同一的理想与《奥义书》中梵我一如的境界是相同的。在《吉檀迦利》中,泰戈尔呼唤神,祈求神,希望神赐给他力量,使他的爱在为人类和社会的服务得到果实。泰戈尔所热烈追求的神人同一的理想与《奥义书》中梵我一如的境界一脉相承。《奥义书》认为“阿曼特”(自我,即是魂)分为“大我”(梵)和“小我”(个人自我),它们完全同一。梵我之间的关系时常处于相互矛盾而又和谐统一、不可分割的状态。诗人承袭了这一思想,追求神人同一的理想,也就是到达梵我合一的境界,二者是相同的。

《吉檀迦利》中所表达的泛神论思想也受到了印度的宗教习

俗和古代圣典《吠陀》的影响。

在印度传统的宗教习俗中,虔诚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信奉宗教的人们认为,只要对神虔诚,使个人皈依神或梵,就可使灵魂获得解脱。由于印度宗教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吉檀迦利》中,诗人对神顶礼膜拜,表达了对神极其虔诚的心情。诗集中的虔诚心灵,是印度民族的传统精神,它体现着东方的精神文明。

修炼的思想也是印度的古老传统,它最早见于古代圣典《吠陀》,后来形成的宗教派别为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等,也承袭了这一传统,竭力主张苦修苦练。按照宗教教义,修炼可以丰富人的心灵生活,可以使人脱离“苦海”,甚至还可以决定人死后转世的形态。泰戈尔接受了印度这一宗教传统,在《吉檀迦利》中,诗人强调:理想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要实现理想的目标,人必须努力修炼。“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第12首)。自然,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所提倡的修炼,与宗教的苦修还是不同的。宗教的苦修包括肉体瑜伽和精神瑜伽两个方面。奉行禁欲主义,叫人断绝尘缘,实际上是遁世厌世。而泰戈尔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反对做苦行者。诗人热爱生活,歌唱欢乐,要“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我最后的歌中”(第58首);诗人积极人世,满腔热情地歌唱生命。《吉檀迦利》继承了东方的文明和传统,又不受传统的束缚,跳动着时代的脉搏,令人耳目一新。

三是从《吉檀迦利》的艺术性来看,亦具有东方文化的特征。

《吉檀迦利》最初是用孟加拉文写成的。原诗采用传统的歌的形式,每首歌分为上下两阙,歌词押韵,多用叠句,往往首尾照应,体现主题思想的句子反复出现,回环往复。泰戈尔还将孟加拉民间口语写进诗歌,因而语汇质朴、平易、通俗、易懂。

孟加拉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而将宗教诗歌写成情歌,则是孟加拉文学的传统。孟加拉人喜欢采用情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神的思念和爱慕的深情,通过男女性爱的描写表现人对神的爱。

在《吉檀迦利》中,泰戈尔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其中许多宗教诗如同爱情诗歌一样,情真意切,情意缠绵。诗人将自己对神的思念写成了恋人之间的思念。如第 38 首诗,是一首祈求神的宗教诗。在诗中,泰戈尔反复吟唱“我需要你,只需要你”。读着这样的诗篇,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恋人在向自己的情人倾诉爱的心声。应该说,孟加拉的文学传统影响了泰戈尔,也影响了《吉檀迦利》。从这个角度看起来,所以我们说《吉檀迦利》是东方文学的瑰宝,是典型的东方民族的诗歌集。

二

《吉檀迦利》于 1912 年出版后,立即受到西方文学家和批评家的交口称赞,并使诗人泰戈尔荣获了 1913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吉檀迦利》风靡西方文坛,被西方文学家和批评家争相传诵的秘密何在呢?要揭开这个秘密并不难,只要仔细揣摩一下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拉尔德·雅奈的话,就可以找到答案。这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认为,《吉檀迦利》的作者“已经给这些诗歌穿上新装”,“将自己的观念和外借的观念融为一体”,“他用灿烂的方法把东方思想的美丽与新鲜移植为西洋文学体裁”。《吉檀迦利》虽然是东方的诗歌集,但是由于作者给它“穿上新装”,融进了“外借的观念”,“移植为西洋文学体裁”,所以也已经具有西方文化的一些特征。

首先,从语言上看,《吉檀迦利》具有西方文化的特征。《吉檀迦利》原著共选诗 147 首,是用孟加拉文写成的。诗人从 1907 年开始创作,于 1910 年正式出版。由于孟加拉文难为西方读者所接受,所以原著出版后并未引起西方文学界重视,更未产生轰动性效应。1912 年春天,泰戈尔赴英途中,在患病和康复之际,突发异想,他尝试将自己创作的孟加拉诗歌译成英文诗,共译诗 103 首。其中从原著《吉檀迦利》中选译了 57 首,从《歌的花环》中选译了 17 首,其余则从《献歌集》、《收获集》、《梦幻集》、《悼亡集》及剧本《顽固堡垒》中选译,译诗结集仍取名为《吉檀迦利》。英